

一年后，李钟岳来到了山阴县，很快与时任大通师范学堂督办秋瑾相识并有往来。他应邀出席了学堂开业典礼，也光临秋家求取了墨宝。秋瑾直言不讳探问李钟岳对国家形势的看法，李钟岳便直言朝廷的忍气吞声令他感到“悲伤和无助”，二人看法一致。这番密谈，令李钟岳对秋瑾由衷叹服。

惊异女子办学 初见谈吐不凡

1907年，李钟岳来到了山阴县。山阴人文荟萃，文化厚重。王羲之那被誉为天下“第一行书”开头便是：“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……”

李钟岳比较了山阴与江山的不同，初拟了工作规划，其中一项是兴办义学，启智教化。为此他调看山阴卷宗，对新式学校大通师范学堂尤感兴趣。该学堂由山阴县东浦镇的徐锡麟和另外一位名人陶成章创办。得知了大通师范学堂的一鳞半爪，李钟岳打算探访。很巧，学堂督办特来拜会，李钟岳大喜，亲去恭迎。县衙门口两顶轿子下来男女两人，男子30多岁，身材魁梧，脸庞红润；女子也着长衫，脚穿黑色皮鞋，为男子装扮。

李钟岳甚为惊诧。因从卷宗见到徐锡麟的照片简历，徐年轻瘦弱，与眼前两人完全不搭。疑惑地问：“敢问哪位是大通学堂的督办徐锡麟先生？”

后边那名女子听了，上前一拱手，含笑道：“在下就是大通学堂的督办，但不姓徐，我叫秋瑾。”秋瑾指着前面轿子下来的男人道：“那是我大哥，秋誉章。特来造访李大人。”

三人来到大堂坐定，秋瑾向李钟岳解释：“大通创办人徐锡麟公，年前已到皖省安庆抚院报到了，另一位创办人陶成章先生上个月去了日本，他俩临走一致推荐本人主持大通学堂。此项变更，等春季开学典礼举行以后即向府衙禀报备案。”

李钟岳不熟悉秋瑾，只通过案卷和衙门人道听途说知道了徐锡麟一点皮毛。听说徐锡麟相当傲气，在日本时连孙中山都不放在眼里。对秋瑾这番讲述，他不禁将信将疑：一个连孙中山都不服气的人，居然会看重一个女流？

秋瑾捕捉到他怀疑的目光，笑道：“大人是不是觉得只有男子才可医济艰危，以图抱负，女子只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？”李钟岳听了脸微微一红，连忙说：“不不。我只是惊讶，前来本县的不是徐先生或陶先生，而是您……但我绝无轻视女性之意。一听秋女士谈吐，就知您学识不让须眉。刚才又听说，您得到了徐、陶两位先生一致举荐，菘生岂敢小觑！”

秋瑾爽快地向他一抱拳：“大人抬举了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言归正传。昨天下午，我和大哥去绍兴知府拜会贵福大人，已正式邀请他为近日大通开学光临捧场。今天也是想请您届时赏光出席。”

李钟岳道：“兴办新学，我当然会去！”



1907年春，秋瑾刚担任督办时着男装留影。

一同出席典礼 现场挥毫助兴

农历二月初十那天，绍兴知府贵福、绍兴府的教育会长王佐、会稽知县李瑞年和李钟岳及地方名流都去出席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。

互相寒暄中，李钟岳听到秋瑾称贵福世伯。人们请教贵福，只见他笑容可掬，对众人说道：“说起来本官当年与秋寿南乃同科的举子。只可惜寿南兄走得太早，令人悲叹。现在世侄督办大通学堂，这可太好了。只是我近来风闻，大通有学生很不安分，经常闹事，本府正为此事发愁，望世侄能将他们引上正路啊！”

对此，秋瑾应付道：“世侄也正这样想。所以才请了世伯和各位大人，一则为世侄撑腰，二则刹刹那些顽皮学生的威风，帮着治理好大通。”

在典礼上的即席讲话中，贵福不仅再次对秋瑾予以赞扬，还饱蘸浓墨，很洒脱地挥笔书写了这样的一副对联：

竞争天演，雄冠地球。

李钟岳已经知悉秋瑾最新的号就是“竞雄”，顿觉贵福的拟句很见用心。但是他也觉察出，这个知府对大通似乎很不放心。随后他也即席书写一联：

囊筒久藏蝌蚪字，文章分得凤凰毛。

他的字是清代山东“浓墨宰相”刘墉体，沉稳饱满，墨色苍润，获得秋瑾喝彩。

李钟岳谦虚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您和知府大人写得好。特别是您的书写，如九天坠石，大海扬波，不可思议。您是女学士，菘生打心底里钦佩。”说的是真心话。

原来，秋瑾在贵福之后，为其对联配写了“读书击剑”四个大字的横批。书写时的气势使得字迹富含了一股侠者气质，让李钟岳很震撼。

得闲专去秋宅 吐露忧国心迹

大通学堂开学典礼后过了一个月，李钟岳没带随从，去秋宅造访。秋瑾的家在绍兴府山阴县南门的一条小街上，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明代邸宅，为明代大学士朱赆的别业，名曰“和畅堂”。它是秋瑾的祖父告老还乡时买下来的。

李钟岳在秋瑾引领下进入院落。他看到“和畅堂”由好几进正屋及东西厢房组成，第一进是门厅，第二进是东西两处各有一座小楼，秋瑾居住东边的小楼。

秋瑾将李钟岳让进小楼，两人坐定，喝茶聊天。秋瑾问起李钟岳乡里籍贯，他就介绍了个人经历。当听到他在浙江履职，曾于庚子国变时押解到北京时，秋瑾似乎很感兴趣，插话说：“是的吗？英雄彼时恰在北京，不堪回首！”

看到李钟岳点头称是，秋瑾突然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：“贵福大人跟我们说，他很支持朝廷推行新政。我也不知他说得真不真，但总归表示绍兴应当在这个方面有所表示。李大人作为山阴知县，对此事所抱何种态度，您对当下国政是什么看法呢？”

李钟岳见无旁人，低声说：“初次见面，确实没有多言。你既然问到，我也实不相瞒，目下国家无论政治、外交、军事，举凡一切国家大政，连遭失败。尤其对俄国不按条约，至今占据东北，只是忍气吞声地默认屈从，特别令人感到悲伤和无助。”

“太对了，李先生！”秋瑾显得十分兴奋，又补充道：“李大人，没个硬气的政府，一切都是笑谈！”

李钟岳道：“得遇竞雄，亦是有缘。自那天得知您受大通创办人委托管理大通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能让徐锡麟和陶成章两位看重的人，而且还是个女人，一定非同小可。那天看了秋女士挥毫写字，更感到您是有胆识，有担当，有胸襟之人，今天特来求您一副墨宝对联。”

秋瑾爽快答应了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

秋瑾脱掉西服，挽起衬衣袖管，铺下一张四尺整宣，在中间对折了一下打开，面对着凝神屏气，奋笔疾书，写下了两副行书对联：

之一：

驰驱戎马中原梦，
破碎山河祖国羞。

之二：

国破方知人种贱，
义高不得客囊贫。

李钟岳再次被书者的气势震撼了，连声叫好。他评价：“这内容令我们男士汗颜……”

李钟岳拿回家后，曾将对联展示给三儿和小儿看。他说：“说出来你们也许不信，它的作者是位簪钗女子，天性敏捷聪明，一点不亚于男子。以一女子而作出这样的诗，写出这样的字，胜你们多矣。要向她学习。”